

唐宋詩醕

目一

御選

唐宋詩醇



光緒壬辰益
元書局重刊

御選唐宋詩醇序

文有唐宋大家之目而詩無
稱焉者宋之文足以匹唐
而詩則實不足以匹唐也既
不足以匹而必為是選者則
以唐宋文醇之例有文醇不

可無詩醇且以見二代盛衰
之大凡亦千秋風雅之正則
也文醇之選就向日書窓校
閱所未畢付張照足成者茲
所醇之選則以二代風華此
六家為家時於幾暇偶一涉

獵而玄取評品皆出於梁詩
正等數儒臣之手夫詩與文
豈異道哉昌黎有言氣盛則
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然五三六經之所傳其以言
訓後世者不以文而以詩豈

不以文爲有鋪張揚厲之跡
而詩則優游饗飫入人者深
是則有文醇尤不可無詩醇
也六家品格與時會所連各
見於本集小序是編彙成梁
詩正等請志其梗概故爲之

總叙此

乾隆十五年庚午夏六月既

望四日御筆



光緒七年辛巳季秋之月浙江巡撫臣譚鍾麟敬謹奉刻

江蘇巡撫臣陳弘謀謹

奏爲恭請重刊

御選詩醇以廣

文教事竊惟昔聖立教莫先於詩原其始發於

性情致其用通於政治旣備興觀動關君父

朱子所謂其教被於萬世是也我

皇上振興文教崇尚實學

特命鄉會二場試排律一首天下士子從茲鼓舞

奮勵學習聲詩將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矣惟是諸生平日講究諸家詩集者
甚少大概購求坊間唐人試帖近光集等書
專攻應制排律以供場屋之用者比比而是
臣愧不能詩竊以詩本性情道存風雅諸體
兼備義蘊宏深僅於試帖等書研習揣摩未
足爲學詩之根柢伏讀

御選唐宋詩醇萃兩代之精華合諸家之美善雖
品格之各異皆詩學之正宗一經

聖主品評永爲千秋定論而且考時論世闡發幽

微垂法示戒攸關風教令人忠孝節義之心
油然而生隱微邪僻之思惕然而止淑身淑
世之道咸備於斯允矣儒林之寶笈誠哉藝
苑之津梁也伏查

御選唐宋文醇曾經直隸督臣孫嘉淦奏明重刊

流布遠近今

御選唐宋詩醇板藏

內府四海士子購求不易雖知向慕無從誦習

伏乞

聖恩准

臣

重刊廣布各省欲刊者陸續刊行俾海

內學詩之人羣奉一編知所趨向涵濡諷詠
之餘漸窺詩學根柢含英咀華以求合乎溫
柔敦厚之遺則我

朝詩學之盛不特遠過宋唐行且上追風雅有裨

實學文教光昭永永無極

臣謹

奏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奏四月十七

日奉到

凡例

一唐宋人以詩鳴者指不勝屈其卓然名家者
猶不減數十人茲獨取六家者謂惟此足稱
大家也大家與名家猶大將與名將其體段
正自不同李杜一時瑜亮固千古希有若唐
之配白者有元宋之繼蘇者有黃在當日亦
幾角立爭雄而百世論定則微之有浮華而
無忠愛魯直多生澀而少渾成其視白蘇較
遜退之雖以文爲詩要其志在直追李杜實

能拔奇於李杜之外務觀包含宏大亦猶唐
有樂天然則騷壇之大將旗鼓舍此何適矣
一大家全力多於古詩見之就近體而論太白
便不肯如子美之加意布置昌黎奇傑之氣
尤不耐束縛東坡才博又似不免輕視故篇
體常近於率惟白陸於古今體閒庶無偏向
耳意向既殊多寡亦異而選詩者之進退因
之正不强爲均齊也

一六家詩集中白陸最大別擇較難斷以風人

之義多取其有爲而作者錄之顧其憂深思
遠隨處感發寄與之作亦美不勝收佳處領
要則又芟其複而拔其尤探得驪珠固不屑
屑於一鱗片甲耳

一李杜名盛而傳久是以評賞家特多韓白同
出唐時而名不逮韓之見重尤後於白則品
論之詞故應遞減蘇陸在宋年代旣殊名望
亦復不敵晚出者評語更寥寥矣多者擇而
取之少者不容傳會折衷一定聲價自齊燕

瘦環肥初不以粧飾之濃澹爲妍媸也

一評語悉準唐宋文醇之例色別書之但其中有援據正史雜說用資考訂疏解者與古今人評詩之語義各有在文醇未經區別今於藍筆之外另作綠筆書以便閱者燦若列眉一舊時評語考證有錯謬者例應削去特恐沿襲旣久或謂是編偶不及載而終不識其非轉致遺誤無已故仍錄之而加駁正焉